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十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九十一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三

起屠維單閼盡重
光大荒落凡三年

中宗元皇帝中

大興二年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於寒山破斬之

魏收

地形志彭城郡彭城縣有寒山龕苦含翻

初掖人蘇峻帥鄉里數千家結壘

以自保遠近多附之

掖縣屬東萊郡蘇峻傳云長廣掖人據志長廣郡有挺縣無掖縣帥

讀曰 曹窺惡其彊將攻之峻率衆浮海來奔

窺魚力翻
惡鳥路翻

帝以峻為鷹揚將軍

沈約志鷹揚將軍建安中曹公以命曹洪

助劉遐討周

撫有功詔以遐為臨淮太守峻為淮陵內史

惠帝元康七年分臨

淮置淮陵郡其地當在唐沂州臨沂縣界宋白曰泗州招信縣本漢淮陵縣

石勒遣左長

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

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

祀 音 拜王修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修舍人曹

平樂從修至粟邑

樂音洛

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

修等來

曜初即位以勒為大司馬故稱之

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彊弱俟

其復命將襲乘輿

覘丑庶翻乘絕證翻

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

汜還斬修於市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

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

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

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為劉石相攻張本

帝令羣臣議郊

祀尚書令刁協等以為宜須還洛乃修之司徒荀組等

曰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

范書漢獻帝建安元年郊祀上帝於安邑是年七月至洛

陽復郊祀上帝八月遷許無郊祀之事或別見他書也
晉書禮志載組議云獻帝遷許即便立郊蓋郊祀不在
遷許之年也何必洛邑帝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已地辛卯

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

按成帝咸和八年始於覆舟山南立北郊

并地祇

合祭之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已

爵加於父

此前三卷漢師丹引禮以為言事見

乃止

初蓬

陂塢主陳川

蓬陂即左傳之蓬澤在浚儀縣

自稱陳留太守

守式

祖逖

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

頭每歎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

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

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浚儀縣屬陳留郡故大梁也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

同

周撫之敗走也徐龕部將于藥追斬之及朝廷論

功而劉遐先之

先悉薦翻

龕怒以泰山叛降石勒自稱兗州

刺史

漢王曜還都長安

自栗邑還長安遂定都也

立妃羊氏為皇

后

即惠帝羊皇后曜納羊后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

子熙為皇太子封子襲

為長樂王

樂音洛

闡為太原王冲為淮南王敞為齊王高

為魯王徽為楚王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羊氏即故惠帝

后也曜嘗問之曰吾如何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
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婦
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
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
甚寵之頗干預國事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
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
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飢士衆困迫張
春奉保之南安祁山也之往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

陳安退縣諸

縣諸道前漢屬天水郡後漢晉省水經註
縣諸水歷縣諸故道北東東入清水清水

東南注渭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逼

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寔遣其

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

州刺史應詹上疏曰

詹自益州刺史還建康

元康以來賤經尚道

以玄虛宏放為夷達

夷曠也

以儒術清儉為鄙俗宜崇獎

儒官以新俗化

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

兵五萬救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

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

此淮南郡治壽春

虎徙川部眾五千

戶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

延于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

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衆飢散欲移保上谷

晉志上谷

郡治沮陽縣秦置郡在谷之上頭故名馬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

子奔樂陵依邵續

樂陵郡治厭次續保之以奉晉

曹窺遣使賂石勒

請以河為境勒許之

窺已緣河置戍矣今賂勒請以河為境者懼勒之侵軼也

梁

州刺史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雋等執曾以降訪斬之

并獲荊州刺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

朝直遥翻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猗從杜

八十九卷帝建興四年初敦患杜曾難制謂訪曰若擒曾當相論

為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廙羊至翻又逸職翻多殺

陶侃將佐將即亮翻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諧已收

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

訪代廙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

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

自領之郭舒先在荊州歷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

劉弘王澄說輸苒翻

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

并遺玉環玉枕以申厚意

遺于季翻

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

豎可以寶悅邪

賈音古

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

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

上時掌翻

敦患之而不能制魏

該為外寇所逼自宜陽率衆南遷新野

魏該自懷帝末屯宜陽界一衆

塢宜陽縣屬弘農郡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

助周訪討杜曾有功拜順陽

太守趙固死郭誦留屯陽翟

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

石生屢

攻之不能克

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

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

見八十五卷惠

帝永興元年

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丞議以聞羣臣奏光

文始封盧奴伯

晉成都王穎封劉淵為盧奴伯

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

分也

王于況翻分扶問翻

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

冒莫北翻

光文配上帝

徐龕寇掠濟岱

岱泰山也龕寇掠濟岱之間濟子禮翻

破

東莞

沈約志武帝太康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晉志東莞故魯鄆邑劉昫曰唐沂州沂水縣漢東莞縣地

宋白曰春秋莒魯爭鄆杜預註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俗變其字耳十三州志云有東西二鄆魯昭

公所居者為西鄆兗州東平郡是也莒魯所爭者為東鄆漢東莞縣是也莞音官

帝問將帥可

以討龔者於王導

將即亮翻
帥所類翻

導以為太子左衛率泰山

羊鑒龔之州里冠族

冠古
玩翻

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

郗鑒亦表鑒非才不可使導不從秋八月以羊鑒為征

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鮮

卑段文鴛等討之

段文鴛時從其
兄匹碑在厭次

冬石勒左右長史

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

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

趙王

復扶又翻
單音蟬

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

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

境

時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趙國廣平陽平章武勃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

漁陽武邑燕國樂陵二十四郡為趙國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塞垣

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

晉未嘗置朔州此罷朔州未知誰所

也置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

石勒字世龍

大

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

曹令史貫志

貫姓也志其名

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

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

姓譜帝舜七友有續牙曰晉大夫狐
鞠居食采於續號續簡伯後以為氏咸用法詳平國人

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

中壘將軍後趙創置

游擊將軍王陽領門

臣祭酒

勒置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門臣祭酒

專主平定辭訟重禁兵

至不得陵侮衣冠舊族

舊族世家之族也勒番人也能禁其醜類不使陵暴舊族及衣

冠之士晉文公初欲俘陽樊之民殆有愧焉

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

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

朝直

遙翻從

加張賓大執瀾專總朝政

朝直遙翻下同

以石虎為單

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

爵中山公

驃匹妙翻

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張賓任遇

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

屏必郢翻

以身帥物

帥讀曰率

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

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史言張賓有大臣之節所

以膺石勒之禮貌為于偽翻

十二月乙亥大赦

平州刺史崔毖

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

毖崔琰之曾孫琰在魏時為冀州人士之首子孫遂為冀州冠

族毖音祕

而士民多歸慕容廆

廆戶罪翻

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

不至

數所角翻

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

共攻之

說輸苗翻句音如字
又音駒麗力知翻

約滅虜分其地毖所親勃

海高瞻力諫毖不從三國合兵伐虜諸將請擊之虜曰

彼為崔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

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

飛鳥見食羣集而聚啄之人或驚之

則四散飛去故兵以利合
無所統一者謂之烏合

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携

貳一則疑吾與毖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

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虜閉門

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

使疏吏翻
犒苦告翻

二國疑宇文

氏與虜有謀各引兵歸

兵法所謂合則能離之慕容虜有馬

宇文大人悉

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

營四十里虜使召其子翰於徒河

翰自愍帝建興元年鎮徒河

翰遣

使白虜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

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

而擊之

間古覓翻下同

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

矣今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

虞防也備也復扶又翻下

同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

沮在

呂鹿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鹿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

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

卒讀曰猝

持其無備必破

之策也

持舉綺翻偏引曰持又從後牽曰持

鹿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

之曰翰素名驍果

驍堅堯翻

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

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

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

宜速進也使者的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

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

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庾出兵大戰

投間隙而行故謂之

庾使其子璣與長史裴疑將精銳為前鋒

璣呼廣翻

自將大

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庾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

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

將即亮翻

衆皆惶擾

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庾盡俘其衆獲皇

帝玉璽三鈕

皇帝璽即宇文大人普回出獵所得者璽斯氏翻

崔苾聞之懼使

其兄子燾詣棘城偽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

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庾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式首

救虜乃遣燾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

之毖與數十騎棄家犇高句麗其衆悉降於虜

降戶虜江翻

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

為仁以遼東與
號爭國張本

官府市

里案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虜遣將軍張

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恒石琮歸

于棘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

石鑒事武帝
惠帝位通顯

虜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候之

數所撫其
角翻

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

共清世難

喪息浪翻
難乃旦翻

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

奈何以中外之異介然踈之哉

介然堅正
不移之貌

夫立功立事

惟問志略何如耳中外何足問乎

以瞻薄鹿起於東夷
不肯委身事之故有

是瞻猶不起鹿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

鹿進
號龍

驤將軍以該為府
主簿驤思將翻

勸鹿除之鹿不從瞻以憂卒

初鞠

羨既死

鞠羨死見八十六
卷懷帝永嘉元年

苟晞復以羨子彭為東萊太

守

復扶
又翻

會曹窺狗青州

事見八十七卷永
嘉三年窺魚力翻

與彭相攻窺

兵雖彊郡人皆為彭死戰

偽為
于翻

窺不能克久之彭歎曰

今天下大亂彊者為雄曹亦鄉里

彭與寔皆齊人

為天所相

悉

亮翻苟可依憑即為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

地吾去此則禍自息矣郡人以為不可爭獻拒寔之策

彭一無所用與鄉里千餘家浮海歸崔寔北海鄭林客

於東萊彭寔之相攻林情無彼此寔賢之不敢侵掠彭

與之俱去比至遼東

比必寔翻

寔已敗乃歸慕容廆廆以彭

參龍驤軍事遺鄭林車牛粟帛

遺于季翻

皆不受躬耕于野

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為表裴寔奉之并所得三

璽詣建康獻之高句麗數寇遼東

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數所角翻

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麗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

仁乃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是歲蒲洪降趙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洪降劉曜

在大興元年按元年曜未都長安晉書洪載記無年但云曜僭號長安洪歸曜故置是年趙主曜以

洪為率義侯

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

保

屠直於翻

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庸據陰密

松多據草壁

水經註隴山西南降隴城北有松多川蓋松多據此因以為地名草壁在陰密之東

顗魚豈翻

秦隴氏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

將擊之

將即亮翻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犇南氏

氏種之居陳倉

南者即仇池楊氏也

曜進拔草壁路松多犇隴城又拔陰密晉王

保懼遷于桑城

水經註洮水自臨洮縣東北流過索西城又北出門峽又東北逕桑城東又北

逕安故縣保欲自桑城奔河西也

曜還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

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

衛其實拒之

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

匹磾丁奚翻

匹磾謂邵

續曰吾本外番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

要一遙翻久要舊約也

請相與共擊末桎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桎大破之匹

碑與弟文鴛攻薊

匹碑奔邵續薊為石氏所取薊音計

後趙王勒知續勢

孤

是時劉石國號皆曰趙史以石趙為後趙以別之

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

厭於琰翻

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

伏騎斷其後

斷丁管翻

遂執續使降其城

欲使續降厭次城也降戶江翻下同

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

奉匹碑為主勿有貳心匹碑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

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

復扶又翻下同

文鴛以親兵數百力

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

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

勒禮續而終於殺續所以令生致士

人者不過欲使之從已耳

吏部郎劉脩聞續被攻

被皮義翻

言於帝曰北

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

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

脩續所遣也事見八十九卷愍

帝建興二年

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

緝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

漢主曜改國號曰趙石勒稱趙王同在上
年而勒併曜始得中原故以後趙別之
後趙將石生

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
復扶矩使潁川

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

南之民皆相帥歸矩
帥讀洛陽遂空 三月裴嶷至建

康
嶷魚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

之
朝廷始頗輕視待慕容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
朝直當

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

省閭
嶷仕西朝歷中書侍郎給事若得復奉輦轂臣之

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耻

復扶又翻

將即亮翻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

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

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

體當依載記作急懈居隘翻

此臣之所

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

謂留江東乃是徇一身之私計歸棘城則可輔

鹿以討賊乃天下之公義也疑之心蓋以鹿可與共功名鄙晉之君臣宴安江沔為不足與共事而已

帝

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疑拜鹿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使疏

吏翻

閏月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

顗魚豈翻

晉王保將張

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

不從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

好讀書

喜許記翻
好呼到翻

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

斷丁亂翻
難乃旦翻

保

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保衆散犇涼

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

將軍擊瞻殺之張春犇枹罕

枹罕縣前漢屬金城後漢屬隴西郡張軌分屬晉興

郡唐為河州枹音膚

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

子禮葬保於上邽謚曰元王 羊鑒討徐龕頓兵下邳

不敢前蔡豹敗龕於檀丘

檀丘在魯國卞縣東南敗補邁翻

龕求救於

後趙後趙王勒遣其將王伏都救之又使張敬將兵為

之後繼勒多所邀求而伏都淫暴龕患之張敬至東平

龕疑其襲已乃斬伏都等三百餘人復來請降

復扶又翻降戶

江翻下同勒大怒命張敬據險以守之

據險守龕欲持久以獎之也

帝亦

惡龕反覆不受其降

惡烏路翻

敕鑒豹以時進討鑒猶疑憚

不進尚書令刁協劾奏鑒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

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六月後趙孔萇攻

段匹碑

碑丁奚翻

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鴛襲擊大破之京

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

武威姑臧城南有天梯山

以妖術惑衆

從受道者千餘人

妖於驕翻

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

下閭涉牙門趙邛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

王涼州

璽斯氏翻王于况翻

涉邛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

寔奉弘為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

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

考異曰晉書作閭沙趙邛又

云寔知其謀收劉弘殺之据晉春秋作弘見史初至謂閭涉趙邛又弘死在寔被殺後今從之

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輟於姑臧

市

輟胡悍翻車裂也涼州及武威郡皆治姑臧縣

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

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

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丙辰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

尹車謀反與巴苜句徐庫彭等相結

解戶買翻苜慈由翻下同句古候翻庫音

舍皆姓也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于

阿房將殺之

阿房即秦阿房宮舊基亦謂之阿城

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

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

怒以為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四山氐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

爭讀曰諍

曜手毀其表曰

大荔奴

大荔戎種落之名子遠蓋戎出也

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

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

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

汜音祀爭讀曰諍

忠之

至也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

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曜敕內外戒嚴將自討渠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用臣策一月可定大駕不必親征也

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

謂帝王之

事非常人所望直畏陛下威刑欲逃死耳陛下莫若廓然大赦與之

更始

更工衡翻

應前日坐虎車等事其老弱沒入奚官者皆

縱遣之使之自相招引聽其復業彼既得生路何為不

降

降戶江翻下同

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

五千必為陛下梟之

梟不孝鳥說文日至捕梟磔之以頭掛木上故今謂掛首為梟首為

于偽翻梟堅堯翻

不然今反者彌山被谷

彌滿也被皮義翻

雖以天威

臨之恐非歲月可除也曜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為車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子遠

屯于雍城

雍于用翻

降者十餘萬移軍安定反者皆降惟句

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滅之遂引兵巡隴右

先是氏羌十餘萬落據險不服

先悉薦翻

其酋虛除權渠自

號秦王子遠進造其壁

造七到翻

權渠出兵拒之五戰皆敗

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于衆曰往者劉曜自來猶無

若我何況此偏師何謂降也帥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

門

帥讀曰率

諸將欲擊之子遠曰伊餘勇悍當今無敵所將

之兵復精于我

復扶又翻

又其父新敗怒氣方盛其鋒不可

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

驕色子遠伺其無備

伺相吏翻

夜勒兵蓐食旦值大風塵昏

子遠悉衆出掩之生擒伊餘盡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

髻面請降

被皮義翻髻力之翻以刀劃面也

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

將軍西戎公

以啓開也開陳其事

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

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曜以子遠為大司徒錄尚書事

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

之作艷明觀

觀古玩翻下同

及西宮起陵霄臺于瀉池

司馬彪曰瀉在

上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瀉與鎬同下考翻

又于霸

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以為衛文公承亂

亡之後節用愛民營建宮室得其時制故能興康叔之

業延九百之祚

衛為狄人所滅文公徙居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始建

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衛以前
復興自康叔始封于衛至秦始皇滅延祚九百餘年

奉詔書營鄴明觀市道細民咸譏其奢曰以一觀之功

足以平涼州矣

言以起一觀之功力足以平河西張氏

今又欲擬阿房而

建西宮法瓊臺而起陵霄其為勞費億萬鄴明若以資

軍旅乃可兼吳蜀而壹齊魏矣

吳謂晉蜀謂李特齊又謂曹魏謂石勒

聞營建壽陵周圍四里深三十五丈

深式禁翻

以銅為樽飾

以黃金功費若此殆非國內所能辦也秦始皇下銅三

泉土未乾而發毀

詳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劉向封事乾音干自古無不

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陛下

奈何於中興之日

曜平靳氏之難而立故其臣謂之中興

而踵亡國之事

乎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

矣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封豫安

昌子苞平輿子

豫輿音

並領諫議大夫仍布告天下使知

區區之朝欲聞其過也

朝直遙翻

又省鄠水園以與貧民

豐水

出京北南山東北流注于渭曜立園於豐水左右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

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

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

盛時使千征翻

使千

餘人運上臺

上時掌翻

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

都擔

甘翻棄擔而走

擔都濫翻

豹兵久飢得米以為逖士衆豐飽益

懼

先以囊盛土運之潛所以疑之也又使人擔米以餌豹兵示之以實也

後趙將劉夜堂

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

水

水經注蒗蕩渠水自中牟東流至浚儀縣分為二水南流者曰沙水東注者曰汴水汴水東流入梁郡

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

即漢東郡燕縣也後魏置東燕縣屬陳留郡隋改為胙城

縣屬東郡唐屬滑州豹兵已有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懼心糧又為逖所獲故宵遁也

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

封丘雍丘二縣皆屬陳留郡春秋傳敗狄于長丘在封丘

界雍丘故杞國也

數遣兵邀擊後趙兵

數所角翻

後趙鎮戍歸逖者

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攻擊

逖馳使和解之

先悉薦翻使疏吏翻下同

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

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

務施

施式鼓翻

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踈賤者皆結以恩禮

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

居兩界之上者聽其兩屬

因以時遣游軍偽抄之

抄楚交翻

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

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

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

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

逖范陽人其祖父墓在焉下逖

翻嫁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

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

姓譜顓頊

子老童之後以為氏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

軍之惡猶吾惡也

惡鳥路翻

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

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

得休息

逃聽河上諸塢兩屬此用間之智也然石勒為
逃修祖父墓斬童建而送其首亦所以懈逃摧

鋒越河之心

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士眾

皆為致死

為于偽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

切齒上下齒相

磨切也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

監襄陽軍

監工衙翻

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

北諸軍事鎮襄陽

王敦憚周訪而不敢為逆至其舉兵
也不以甘卓為虞亦可謂奸雄矣

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後趙王勒遣中山公

虎帥步騎四萬擊徐龕

帥讀曰率下同

龕送妻子為質乞降勒

許之

後勒許龕降力未能取其心質音致

蔡豹屯卞城

卞縣屬魯

國劉昫曰隋於卞縣古城置泗水縣唐屬兗州

石虎將擊之豹退守下邳為徐

龕所敗

敗補邁翻

虎引兵城封丘而旋徙士族三百家寘襄

國崇仁里

崇仁里勒所命名以處衣冠之族

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後

趙王勒用法甚嚴禁令尤峻犯者不赦宮殿既成初有

門戶之禁有醉卒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

執法馮翊

執法御史之官也紫宮南蕃中二星曰左右執法晉之故臣為勒定宮制取此置宮門執法

法即以張賓為大執法總朝政故宮門置小執法翊章庶翻

翊惶懼失辭對曰向有

醉卒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番人正
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勒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
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
勇之士各一人

選須絹翻石勒立國粗有
網紀石虎繼之無復有是

西平公張

茂立兄子駿為世子 蔡豹既敗將詣建康歸罪北中

郎將王舒止之帝聞豹退遣使收之

使疏
吏翻

舒夜以兵圍

豹豹以為宅寇帥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建

康冬十月丙辰斬之 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

史書王
敦專殺

以著其無君之罪

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

亦推心托之敦總征討

懷帝永嘉五年帝以敦刺楊州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其討華軼

杜弢王機杜曾皆其功也從才用翻

導專機政

尚書萬機之本導錄尚書事是專機政也

羣從

子弟布列顯要

從才用翻

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

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

惡烏路翻

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

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

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

分扶問翻澹杜

覽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

史言導所以福祚流子孫

敦所以隕身喪家禍及王含父子處昌呂翻

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

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鎧曹參軍二人皆巧

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

內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

導錄尚書先見

敦疏故封還之為敦復遣奏之

復扶又翻

左將軍譙王承

承音

極以此觀之則忠厚有志行

行下益翻

帝親信之夜召承以

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

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

必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

內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

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

言當如惠帝受制於強臣也

湘州據上流之

勢控三州之會

三州謂荆交廣

欲以叔父居之何如

古者同姓諸侯天子

謂之伯父叔父承宣弟之從孫而帝宣帝之曾孫於屬亦叔父也

承曰臣奉詔命惟

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

蜀寇謂杜弋之亂也

民物

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

用論語冉有對孔子之言即從也朱

熹曰即就也戎
兵也比必寐翻

苟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

復扶又翻

十

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

為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

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

雅素猶言平常

也恐非將帥才也將即亮翻承曰公未見知耳鈐刀豈

無一割之用

後漢班超之言

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

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

承雖忠有餘而才不足敦窺見而知其無

能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

能名 高句麗寇遼東

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

慕容仁與戰大破

之自是不敢犯仁境

四年春二月徐龕復請降

復扶又翻下同

張茂築靈鈞臺基

高九仞

高居傲翻

武陵閭曾夜叩府門

武陵疑當作武威

呼曰武公

遣我來

張軌謚武公呼火故翻

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請

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

乃為之罷役

妖於驕翻為于偽翻下同

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

日中

有黑子陰侵陽而磨蕩之也時

著作佐郎河東郭璞以

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

數

數所
角翻

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

救弊故也

左傳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復書曰吾以救世也須待也

今之

宜赦理亦如之 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

於厭次

磾丁奚翻
厭於琰翻

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鸯言

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

救是怯也

被皮義
翻下同

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帥壯士

數十騎出戰

復扶又翻為于
偽翻帥讀曰率

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

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外蕃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

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汝

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

事見七十八卷懷帝永嘉六年

故令

汝得至此我寧鬪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

戰不已

槊色角翻矛長丈八者曰槊折而設翻

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

馬羅披自鄯

馬羅披意即障泥也

前執文鴛文鴛力竭被執城內

奪氣匹碑欲單騎歸朝

騎奇寄翻朝直遥翻

邵續之弟樂安內史

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

臺使晉朝所遣者也使疏

吏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

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外蕃所未聞也洎與

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

櫬初覲翻
降戶江翻

匹磾見虎曰我受晉

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

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

軍

冠古
玩翻

文鴛為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

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

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

著陟
略翻

久之與文鴛邵續皆

為後趙所殺

厭次既破無復後患匹碑兄弟與邵續皆被害石勒志趣從可知矣

五月

庚申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

役難

乃

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之

終南山

崩

終南山長安南山也時劉曜據關中亡國之徵晉書書於曜載記

秋七月甲戌以

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

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

合肥縣屬淮南郡雍於用翻

丹陽尹劉隗

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

淮陰

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晉屬廣陵郡

皆假節領兵名為備敵

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

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

遺于季翻

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

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

周生謂周顗敦素憚顗見

輒扇面不休故舉以為言

勦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

是乎隆若其否也

否皮鄒翻

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

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引莊子大宗師之言

竭股肱之力効之

以忠貞

晉大夫荀息之言

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

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

驃匹妙翻

帝

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

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

以佞伍賢

用兵列陳五人為伍伍同列也以佞伍賢言賢佞同列也

虧既往之恩招

將來之患

向者親倚導而今疎忌之是虧既往之恩也導或自疑外而與敦同是招將來之患也招

之遙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史言周顗兄弟保護王導

八月常山

崩

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其地時屬石勒

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

淵廣陵人廣陵故吳王濞都也

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

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

怏於兩翻

又聞王

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

難乃旦翻

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

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

立祠

喪息浪翻為于偽翻

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

王敦之所忌周

訪祖逖訪卒而逖繼之宜其益無所憚也然溫嶠郗鑒諸人已存晉朝卒藉之以清大慙以此知上天生材以應世世變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固非姦雄所能逆睹也

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

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

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策乃

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李產父子後事慕容雋復扶又翻帥讀曰率問古覓

翻

十一月皇孫衍生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

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

池相歐

數所角翻漚於候翻久漬也詩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毛氏曰漚柔也考工記帆氏以沅水漚

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淩淩烏禾翻然則漚是漸漬之名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勒也魏收地

形志鄉郡三臺嶺上有李陽墓有麻池石勒與李陽爭漚麻處也歐於口翻擊也陽由是獨不

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

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

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以武鄉比豐沛復之三

世勒欲並驅

漢光武光武復南頓不敢遠期十歲而勒復武鄉三世多見其不知量也復方目翻勒以民始復

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

酒一宿而

熟者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

曰醴

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

考異曰燕書云車騎大

將軍平州刺史按晉書載記先拜平州刺史尋加車騎州牧今從之封遼東公單于如故

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庖於是備置僚

屬以裴嶷遊邃為長史

嶷魚力翻

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

陽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

鄭林不受

庖車牛粟帛而躬耕于野庖蓋以是取之

庖立子甄為世子作東橫

橫與費同學舍

也載記作東庖甄呼廣翻

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甄與諸生同受業

庖得暇亦親臨聽之

得暇者言庖惟於國事無暇財得一息之暇亦親臨東橫聽其講說

史言庖之能崇儒

甄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

喜許記翻

庖徙

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

平郭縣漢屬遼東郡晉省唐新書曰高麗建安

城古平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拓跋猗色

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

立其子賀偃

鬱律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偃奴沃翻

大人死者數十人

鬱律之子什翼犍

犍居言翻

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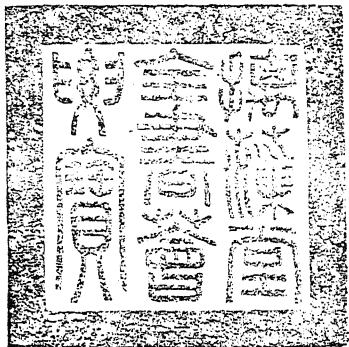
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

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

以惟氏專政故謂之女國史言

拓跋所以中
衰使䟽吏翻

資治通鑑卷九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梅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

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九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十四 起玄默敦牂盡昭陽協洽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下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

璞去

年已疏請肆赦皇孫去年十一月生復扶又翻

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

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衰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

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

掾于綸翻

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

知非福也

陳述字嗣祖亦敦府僚也焉於虔翻

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

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

朝直遥翻

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

長史曼祐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

敦收

時望不過用西都諸王之故智耳酣戶甘翻

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

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

社鼠

後漢虞延曰城狐社鼠不畏熏燒謂有所憑托也又中山王勝曰社鼠不灌屋鼠不熏所託者然也

爾雅翼曰管仲稱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所以不可得而殺

者以社故也以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喻君之左右

守

守式又翻

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

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

隗五罪翻

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

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

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

之忠殷道復昌

湯崩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伊尹

以冕服奉太甲復歸于亳賴伊尹之訓以圖厥終古固有是事然非人臣所當為也

願陛下深垂

三思

三息暫翻又如字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

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敦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

帥讀曰率

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

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于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耶顗曰不然

顗魚豈翻

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

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

限耶

王敦字處仲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貪而敢抗人故以為喻處昌呂翻

敦初起兵

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

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

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

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

許卓作公啗之以利欲使同逆

雙還報卓

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

說輸

卓曰

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

事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懷帝永嘉元年

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

復扶又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守式該曰我

所以起兵拒敵人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

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史言甘卓不如魏該之忠果敦遣參軍

桓罷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說輸芮翻承歎曰吾其死

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

求扶又翻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悝苦

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少詩且新到恩

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

所不辭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歟初有司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

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春秋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己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

將何以

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

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

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

幾居希翻

承乃囚桓魋以悝為

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

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

沈約曰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

沙東北下雋諸縣立建昌郡至宋為巴陵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陽郡淮陵縣屬臨淮郡時亦分

春陵令長沙易雄

春陵縣本前漢之春陵侯國後徙國南陽省吳復立春陵

為郡

縣屬零陵郡姓譜易姓齊有大夫易牙

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

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

吳孫亮太

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澹徒覽翻

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

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

晉梁州刺史鎮襄陽自周訪始宋白曰襄

陽漢中廬縣地

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

劉隗字大連說輸芮翻下

同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

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

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

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

受其福

事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五年至四十三卷十二年卒子恤翻

今將軍有重

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
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

此廟勝

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

決存亡於一戰耶

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

望

文服謂非心服特以虛文示相臣服而已從千容翻

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

之比也

朝直遙翻

襄陽之於太府

襄陽以王綰府為太府

非河西之固

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

賢曰石城故城在復州沔

陽縣東南

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

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

處昌呂翻難乃旦翻

坐視不

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

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

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

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

見賢通翻

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

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宣王含所能禦哉

帥讀曰率

遡流

之衆勢不自救

謂敦兵以東下若欲遡流西上以自救勢不相及也

將軍之舉武

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耶

拉盧合翻

武昌既定據其軍實

鎮撫二州

二州謂荊江也

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

蒙所以克關羽也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今釋必勝之策

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

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

而忿其悖逆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

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

政

卒讀曰猝謂分任譙王丞等政不專歸於王氏也

便謂失職背恩肆逆

背蒲妹翻

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

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

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眾聞之必不戰

自潰大勲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

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

監工街翻

夏戶宜都太守譚該等

姓譚齊滅譚子孫以國為氏漢有河南尹譚閔又巴南大姓有

譚氏盤瓠之後

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

數所具翻

遣參軍司馬

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

西

戴淵出鎮合肥於建康為江西

先得卓書表上之

上時掌翻

臺內皆稱萬

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

帥讀曰率

武昌城

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

從敦

母魏氏乂其弟也從才用翻

將軍李恒

恒戶登翻

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

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

侃或退據零桂永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

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

將即亮翻

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

耳乃嬰城固守未幾

幾魚豈翻

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

參軍騫不可乃遣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永

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

遺于季翻斷丁管翻

則湘

圍自解永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

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

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

卷讀曰捲

若其狐疑則求我於

枯魚之肆矣

莊子見車轍鮒鮒曰豈無斗升之水以活我乎莊子曰待我決西江之水而迎汝鮒

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卓不能從 二月甲午封皇子昱為

琅邪王 後趙王勒立子弘為世子遣中山公虎將精

卒四萬擊徐龕

將即亮翻龕苦含翻

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

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迎戰不勝退保仇池仇

池諸氏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

曜

降戶翻

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

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

將王獷說難敵

光國中郎將趙所置也
獷古猛翻說輸芮翻

諭以禍福難敵

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為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

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

都王

吳孫氏始置上大將軍南秦州及巴州曜創其名
其後北國率授楊氏南秦州刺史據有陰平武都

二郡之地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

已卒

朝直遙翻
卒子恤翻

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

呼延寔監輜重於後

監工銜翻
重直用翻

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

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

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

於上邽市

梟堅堯翻

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

史魯憑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

之

汧縣屬扶風郡汧苦堅翻

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

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

雅於以用翻

趙募為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

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

分扶問翻

懸吾頭於上邽市觀

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

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

王石武以桑城降趙

石武蓋亦匈奴種屠直於翻

趙以武為秦州刺

史封酒泉王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

于道隗岸幘大言

岸幘者幘微脫額也

意氣自若及入見

見賢通翻

與

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

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虞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

餘人每旦詣臺待罪

帥讀曰率從才用翻虞羊至翻又逸職翻

周顗將入導

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

累力瑞翻周顗字伯仁欲使顗保護導以全其家也

顗

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

飲酒

喜許記翻

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

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

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

服召見之導稽首曰

朝直遥翻稽音啟

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

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

里之命

王導字茂弘孔氏曰寄百里之命謂攝君之政令

是何言耶三月以導

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

驃匹妙翻

詔曰導以大義

滅親

衛石碯之子厚與公子州吁弑衛桓公又與州吁如陳碯使告于陳而殺之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

州吁而厚與焉大義

滅親其是之謂乎

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

帝之初鎮揚州

也領安東將軍

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

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

札素矜險好利

好呼到翻

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

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

金城在丹陽江乘蒲洲上

札守石頭帝親

被甲徇師於郊外

被皮義翻

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

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

躡敦後

帥讀曰率下同

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

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

易以鼓翻

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

少詩

治翻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

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

得為盛德事矣

敦無君之心形於言也復扶又翻

謝鯤曰何為其然也

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

言日復一日浸忘前事則君臣猜嫌之迹亦日去耳

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

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

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鞶諫曰

鞶苦貢翻

殿下國之

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劒斬鞶乃止敦擁兵不朝

朝直

遙翻下同

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

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

著陟畧翻

顧而言

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

使疏

吏翻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

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

於太極東除

除殿
陸也

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

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

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

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

至太子太傅而卒

成帝咸和八年劉隗從石虎
戰死於潼關豈即此劉隗耶

帝令公

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

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

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

謂能言又謂周顓曰伯仁卿負我

愍帝建興元年顓為杜陵所困投敦於豫

章故敦以為德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

帥讀曰率

不能其

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

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

見九十卷建武元年

敦欲專國政忌

帝年長難制

長知兩翻

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

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

幾居希翻

敦以太子有勇略為

朝野所嚮

朝直遙翻

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

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盖非淺

局所量

量音良

以禮觀之可謂孝矣

言太子既有鉤深致遠之才而又盡事親

之禮所以解教不孝之誣也

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

沮在呂翻

帝召周

顗於廣室

廣室殿名

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

大將軍固副所望耶

恙余亮翻

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

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

顗代戴淵為護軍將軍以郝嘏為長

史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授

胡越耶

喪息浪翻復扶又翻

敦參軍呂猗嘗為臺郎

晉謂尚書郎為臺郎

性

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

惡鳥路翻

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

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忤色

謂二人答敦之言忤才各翻

公

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

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

周顗汝南人戴淵廣陵人晉氏南渡二人名冠

當時從千容翻

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

令僕耶

三司太尉司徒司空也令僕尚書令及左右僕射也

又不答敦曰若不爾

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

將即亮翻

先是敦謂謝鯤曰

先悉薦翻

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

戴若思為僕射

戴淵字若思

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

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

言衆人議敦舉兵向闕非義舉也

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

怒曰君麤疎耶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

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詩大雅文王之詩濟子禮翻

奈何

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

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

君所謂可而有否馬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釁鼓殺人以血塗鼓也忤五故翻

不亦過乎敦

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

大將軍府參軍黜為領軍長史足知敦府重於諸府矣

嶠

渾之族孫也顓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

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

被皮義翻祇翹移翻

收人以

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

為于偽翻下同

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

勞力

到彬素與顓善先往哭顓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

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

人遇汝

以王彬之為人顓以凡人遇之亦可以見其風裁矣

汝何哀而哭之彬曰

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害愕

愕當作訝朝直遙翻

亦非阿

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

惋烏貫翻據元帝紀四月敦入石頭辛未

大赦因勃然數敦曰

數所具翻

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

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

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為之懼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坐徂卧翻為于偽翻

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

復何謝

復扶又翻下同

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

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

料音聊

乃見顗救己之表執

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自愧於敦三問不答之時

也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

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為敦參軍敦使卬歸說

卓曰

說輸芮翻下同

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

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

好呼到翻

卓雖慕忠義性多

疑少決

少詩召翻

軍于豬口

水經沔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註云即豬

口也豬與豬同

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

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

諸方謂待諸方鎮同出軍也騶虞仁獸故以騶虞幡

駐軍使
疏吏翻

卓聞周顓戴淵死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為

今日

為于偽
翻下同

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

恙余
亮翻

吾臨敦上

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

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

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

彭澤縣屬豫章
郡彭蠡湖自此

入于大江分兵斷彭澤湖口可
使敦上下不得相通斷丁管翻

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

眾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

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

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

卓性本寬和忽更彊塞

此彊謂彊暴也塞謂窒塞而不疏通塞悉則翻

徑還襄

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

王羲為太宰

羲余亮翻

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荊州刺史改

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

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

不朝是以雖建勲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

朝直遙翻

下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

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

王者側席待賢鯤用此語也遲

直二翻侍也

宮省穆然必無虞也

穆然和敬之意

公若入朝鯤請侍

從從才用翻

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

復扶又翻

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

周綬

吳孫皓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郡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

上名天門因此名郡宋白曰澧州石門縣吳立天門郡隋罷郡為石門縣

聞譙王承起兵使

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

申明也申誠也

魏乂等攻湘州

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

此非潁川之邵陵吳孫皓寶鼎

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郡崎丘寄翻間古覓翻

皆為邏者所得又使崎語

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絕

言以事理

觀之外援已絕也邏

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

郎佐翻語牛倨翻

尋至努力堅守又殺之又拷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紐

由是獲免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

又射以示承

呼火故翻射而亦翻

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

鳥

貫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

枕職任翻

癸巳又

拔長沙承等皆被執又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

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

惺苦回翻號戶

刀翻復扶又翻

又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犇散惟

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

府諸曹各有書佐

從事武延毀服為

僮從承不離左右

毀服者毀其常服為僮奴之服離力智翻

又見桓雄姿貌

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

王廙承敦自殺承於道中

廙羊至翻又逸職翻

階延送承喪至都

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

忼口黨翻

敦遣

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

能救國難耳

難乃旦翻

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

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

潛殺之魏又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

為于偽翻

騫笑曰

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

厭益涉翻

乃往詣又喜曰君古之解楊也

左傳楚子圍宋晉使解楊如宋

使無降楚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速即爾刑對曰受命而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楚子舍之以歸解戶買翻以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

州刺史王敦上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上時掌翻

甲午

前趙羊后卒謚曰獻文 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

不從悉散兵佃作

佃停年翻

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

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

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

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

自南鄭至襄陽沔水

所由也故謂之沔中

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

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

舜有四岳十二牧故後之居方面者謂之岳牧

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

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雅為爪牙

恒戶登翻

充等並凶

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

剽匹妙翻

識者咸知

其將敗焉

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拔泰山執徐龕送

襄國

龕苦含翻

後趙王勒盛之以囊於百尺樓上撲殺之

盛時

征翻楊正衡曰撲弼角翻

命王伏都等妻子剗而食之

龕殺王伏都見上卷大興

三年阮其降卒三千人

降戶江翻

兗州刺史郗鑒在鄒山三

年有眾數萬

愍帝建興元年帝以鑒鎮鄒山今既數年矣所謂三年有眾數萬者言鑒既鎮鄒山

之後三年之間民歸之者有此數也

郗丑之翻

戰爭不息百姓飢饉掘野鼠蟄

驚而食之

驚經秋而蟄

為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尚書右僕射

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

從干容翻

上疏請徵之乃

徵拜尚書徐兗間諸塢多降於後趙

降戶江翻

後趙置守宰

以撫之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

非君命故史以自領書之

冬十

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

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

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為

交州刺史

考異曰諒傳永興三年敕以諒為交州使按永興三年即惠帝光熙元年也諒傳誤

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

吳孫皓建衡三年分交趾

立新興郡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

諒誘湛斬之

誘音酉

碩舉兵圍諒於

龍編

龍編縣屬交趾郡州郡皆治焉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

城城父

城父縣前漢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魏晉屬譙國此河南縣言黃河之南非專指河南郡也父

音甫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

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復扶又翻

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

組為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

為留府

敕還武昌遥制朝政故有留府在建康

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

崩

年四十七

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

足

斷丁亂翻

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尊所生母荀氏為建安君 十二月趙王曜葬其

父母於栗邑大赦陵下周二里上高百尺

高居傲翻

計用六

萬夫作之百日乃成役者夜作繼以脂燭民甚苦之游

子遠諫不聽 後趙濮陽景侯張賓卒

濮博本翻

後趙王勒

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

代為右長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

輒嘆曰右侯捨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慘

也虐也言天奪張賓之年何其虐我之慘也

因流涕彌日

張茂使將軍韓

璞帥眾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南陽王保既死陳安不能有茂遂取之帥

讀曰

慕容廆遣其世子皝襲段末杯入令支

皝戶廣翻令支

縣漢屬遼西郡晉省段氏據其地應劭曰令音鈴師古音郎定翻支裴松之音其兒翻

掠其居民

千餘家而還

肅宗明皇帝上

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謚法思慮果遠曰明

大寧元年春正月成李驤任回寇臺登

臺登縣屬越雋郡九州要記曰

臺登縣有奴諾川鸚鵡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即此

將軍司馬玖戰

死越雋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

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後漢順帝陽

嘉二年更名漢嘉蜀分為漢嘉郡釗音昭

皆以郡降于成

降戶江翻

二月庚戌

葬元帝于建平陵

三月戊寅朔改元

饒安東光安

陵三縣災

三縣皆屬渤海郡惟東光漢舊縣饒安縣前漢之千童縣也後漢靈帝改曰饒安安陵縣

晉置時皆為後趙之地

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後趙寇彭

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

盱眙

音吁 敦壺之從父兄也

壺苦本翻 從才用翻

王敦謀篡位諷朝

廷徵已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

劉良文選註曰班劍

請執劍而從行者也呂向曰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李周翰曰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晉志文武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官公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

上殿

朝直遙翻 上時掌翻

敦移鎮姑孰屯于湖

姑孰前漢丹陽春穀縣地今太平州

當塗縣即姑孰之地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于湖縣本吳督農校尉治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縣立于湖縣杜佑曰宣州當塗縣城即晉姑孰城于湖故城在縣南張舜民曰今太平州跨姑孰孰溪陸游曰姑孰城在當塗北今州城正據姑孰孰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自姑孰溪行峽中三十里至大信口出口沂江過大

小褐山磯又過螺磯蕪湖即于湖並大江有王敦城氣
象宏敞並步浪翻考異曰晉春秋及後魏書僭晉傳云
屯蕪湖晉書明帝紀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
云下屯于湖今從之

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

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

晉書王彬傳以為彬從兄稜為敦所害故云然

余據殺稜者王如雖出於敦之意猶假手於如也且稜於敦為從弟此言殺兄蓋以敦殺王澄也事見八十卷

懷帝永嘉六年

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

後趙王勒遣使結

好於慕容廆廆執送建康

好呼到翻

成李驤等進攻寧州

刺史褒中壯公王遜使將軍姚嶽等拒之戰於蟠蜎據水

經註塘狼即堂琅縣也前漢屬犍為郡後漢省郡國志
犍為屬國朱提縣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
過之不能得去蜀置

朱提郡堂狼縣屬焉成兵大敗嶽追至瀘水成兵爭濟
溺死者千餘人嶽以道遠不敢濟而還

溺奴狄翻還從
宣翻又如字

遜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遜在州十四

年

懷帝永嘉四年遜至
寧州至是適十四年

威行殊俗州人立其子堅行州

府事

州寧州府南
夷校尉府也

詔除堅寧州刺史廣州刺史陶侃

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奪刺史王諒節諒不與

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為

斷丁
管翻踰旬而卒

六月壬子立妃庾氏為皇后以后兄中領軍亮為中

書監 梁碩據交州凶暴失眾心陶侃遣參軍高寶攻

碩斬之詔以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未幾吏部郎阮放求為交州刺史許之幾居放

行至寧浦廣州記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分鬱林郡立寧浦郡晉太康地志曰武帝太康七年

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唐為橫州寧浦縣浦滂五翻遇高寶為寶設饌為于偽

睨翻又離伏兵殺之寶兵擊放放走得免至州少時病卒

少詩詔翻考異曰放傳云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下乃云逢高寶平梁碩還非成帝時也放傳誤

放威之族子也

阮威有名於魏晉之間

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

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屠直

於翻起七喻翻

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騎奇寄翻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

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

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

郡隴上諸縣悉降

降戶江翻下同

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守

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

陝中在隴城南陝與隄同戶夾翻

曜遣

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

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

殪壹計翻

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

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

三交戰三合也

會日

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

索山各翻

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規趙兵

將即亮翻規丑廉翻又丑艷翻

趙輔

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

拷苦皓翻掠也擊也

容卒不

肯言

卒子恤翻

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

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

之歌

歌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驄交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

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
我驍驄竄岩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
去不還索子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
何為于偽翻

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

長安氏羗皆送任請降任質以赤亭羗酋姚弋仲為平

西將軍封平襄公苻慈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

外援郗丑拜鑒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

之翻

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

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

武秋耶

時江東謂洛都為西朝樂廣字彥輔滿奮字武秋朝直遙翻

鑒曰彥輔道韻

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

見事

八十三卷惠帝永康元年滿奮既收東宮官屬之辭太子者趙王倫之篡奮又奉璽綬故謂之失節

敦曰

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

復相見

惡烏路翻復扶又翻

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

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

擊安東將軍曹窺

帥讀曰率窺魚力翻

青州郡縣多降之遂圍廣

固

水經註廣固城在漢齊郡廣縣西北四里四周絕澗阻水深隍曹窺所築也九域志廣固城古樂安城今

按青州益都縣西四十里有廣固城杜佑曰有大澗甚廣因曰廣固降戶江翻疑出降送襄國

殺之阮其衆三萬虎欲盡殺疑衆青州刺史劉徵曰今

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

馬於虔翻

徵將歸耳虎乃留男女

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

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

桑壁

桑壁屬在南安界

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

將即亮翻

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戍

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

參軍馬爰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汜裒怒請斬之爰曰汜

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

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問桓公曰敢問公

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書也曰聖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陸德明曰糟音遭李云酒滓也粕音各翻糟爛為粕刺者以直傷人舉者招人之過汜音凡

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

為于

偽翻下為明同

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

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

乃出屯石頭

石頭在姑臧城東

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

之衆乘勝席卷而來

言新破陳安乘勝而來也卷讀曰捲

將若之何珍曰

曜兵雖多精卒至少

少詩召翻

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

未洽且有山東之虞

謂方與石勒相圖也

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

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耶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

數千為明公擒之

為于偽翻

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

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

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

果如陳珍所料

今但案甲勿動以吾

威聲震之若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

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

使疏吏翻勝音升

曜拜

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諸塞匈奴

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楊難敵聞陳安

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

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

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

降戶江翻

成安北將軍李

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歸武都難

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

亟欺冀翻亟請數以為請也

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瑤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

及瑤弟珩出陰平以擊難敵

楊正衡曰瑤胡紺翻珩音午

羣臣諫不

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珩不得進而瑤稚長驅至下辨

辨步

覓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

斷丁管翻

瑤稚深入無繼

皆為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瑤蕩之長子

長知兩翻下同

有才

望雄欲以為嗣聞其死不食者數日

初趙主曜長子

儉次子脣脣年十歲長七尺五寸

長子之長知兩翻下同長七之長直良翻

漢主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真之比也

儉字義真當

以為嗣曜曰藩國之嗣能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

序聰曰卿之勲德當世受專征之任

言當世為方伯得專征伐也

非

它臣之比也吾當更以一國封義真乃封儉為臨海王

立胤為世子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

驍堅堯翻

斬隼之亂

事見九十卷大興元年

沒於黑匿郁鞠部

黑匿郁鞠既歸胤曜嘉其忠款封為左賢王則

亦匈奴之種也

陳安既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

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光雖已為太子然冲幼儒謹恐不

堪今之多難義孫故世子也

曜太子熙字義光胤字義孫難乃旦翻

材器

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而

安義光何如

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漢光武舍長子彊而立明帝

太傅呼延晏

等皆曰陛下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宗廟

四海之慶左光祿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韓廣進曰陛下

以廢立為是不應更問羣臣若以為疑固樂聞異同之

言

樂音洛

臣竊以為廢太子非也昔文王定嗣於未立之

前則可也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為聖朝之法

朝直遥翻

擢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明帝也肅文武才畧誠

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為承平賢主况東宮者民神所繫豈可輕動陛下誠欲如是臣等有死而已

不敢奉詔曜默然屑進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

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下苟以臣為頗堪驅策豈不

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必若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不

敢聞命因歔歔流涕

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

曜亦以熙羊后所生

不忍廢也乃追謚前妃卜氏為元悼皇后泰即屑之舅

也曜嘉其公忠以為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

傳封胥為永安王拜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

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

二宮曜宮及熙宮也

命熙於胥盡

家人之禮

不以儲嗣使熙廢兄弟之庸敬

張茂大城姑臧修靈鈞臺

元帝大典四年茂築靈鈞臺以閭曾諫而止今復修之

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

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

謂懲劉曜來攻也

愚以為苟恩

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

處昌呂翻

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

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啟鄰敵之謀

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

亡兄一旦失身於物

茂兄實為其下所殺事見上卷大興三年

豈無忠臣義

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

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左傳曰勇夫重閉而況國乎重

直龍翻

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邙之世

也

屯株倫翻難也邙張連翻行不進貌

卒為之

卒子恤翻

王敦從子允之方

總角

毛萇曰總角聚兩髮也從才用翻

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

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

於卧處大吐

吐土故翻下同

衣面並污

污烏故翻

鳳出敦果照視見

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

省父

復扶又翻
省悉景翻

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

陰為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

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荊州刺史

監荊州沔南諸軍事

監工
銜翻

王彬為江州刺史後趙王

勒以參軍樊坦為章武內史

章武縣漢屬勃海郡武帝
泰始元年分置章武國隋

廢章武并入河
間郡唐為瀛州

勒見其衣冠弊壞問之坦率然對曰頃

為羯賊所掠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無道耶

羯居
謁翻

今當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勒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

萬而遣之

是歲越嵩斯叟攻成將任回

前漢西南夷傳云自嵩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犂都最大師古曰徙及犂都二國也嵩音髓徙音斯此斯即漢之斯種也蜀謂之叟將即亮翻

任

成主雄遣征南將軍費黑討之

費扶音壬

會稽內

史周札一門五侯

札封東遷縣侯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緡都鄉侯兄玘

子勰烏程縣侯凡五侯會工外翻

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為比王敦忌之

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

事見元帝永昌元年顗魚豈翻

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為嗣嵩

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

惡鳥路翻

嵩與札兄子筵

皆為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

事之

妖於驕翻

資治通鑑卷九十二